



澳門

警訊

警訊 第十四期 一九九四 第三季



LUCKY DRAW

每月幸運抽獎

BANCO COMERCIAL DE MACAU

20

ANOS

週年

BCM

開立儲蓄存款賬戶

增添閣下財富

SUPER LUCKY DRAW

壓軸大獎



...可贏取平治名貴房車一部,勿失良機

澳門 警訊

警訊 第十三期



特別行動組成員

行政與編輯：

澳門治安警察廳總部
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
電話：573333
圖文傳真：780826

印刷數量：二千五百本

排版印刷：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第五年
第十四期季刊
一九九四年
七月／八月／九月

目 錄

- 二 履新、離職
- 三 上一季度的回顧
- 四 體育運動
- 五 軍械
- 六 論壇
- 七 檔案資料



履 新



Carlos Albert Rodrigues Coelho, 步兵少校，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廿九日出生於Chaves。

一九七九年十月進入軍校，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五日晉升至現時職階，在他來澳前，曾於Angra do Heroísmo衛戍一隊軍團任職。

他除了修讀培訓課程之外，還有法律實習，拖拉工程督導員，緝毒及指揮部參謀普通課程。

目前他接任特警指揮官。

離 職

Carmelino Monteiro Mesquita步兵中校與我們相處了五年後，辭去了特警指揮官職務，於九月十五日返回葡國。他在任期間，重組及設立了特別行動組，建樹良多。

一九八九年八月來到澳門，曾於綜合訓練中心，保安步隊高等學校及保安事務司任職。一九九二年年初，調任警察部隊。“警訊”謹祝他前程錦繡。



就 職 儀 式



José Manuel da Silva Agordela, 炮兵中校，八月十五日辭去治安警察廳法律顧問職務。因為保安政務司委任了他當保安部隊高等學校校長。履任儀式於八月十六日舉行。

祝他欣然受命，工作愉快。



治安警察廳三百零三週年紀念

九月廿三日，水警稽查隊警官培訓課程之准警官參觀了警察部隊。



互相致意之後，一名警官將警隊的使命、任務及裝備向他們作一簡介，然後帶他們參觀移民局和特警。

九月廿四日，為七十五名九四年度第一期地區治安服務普通訓練班學員入職警員上膊儀式的大日子。



典禮於警察學校舉行，由署理廳長高偉信中校主持。致辭中，高偉信中校勉勵新升警員要以理智公正的態度來行使社會賦予給他們的警權並遵守警員義務。

預 防



遇上有任何懷疑事件發生，請通知警方



運 動



治安警察廳五人足球賽

七月十一日至八月二日舉行了室內足球內部比賽，共有十支來自警隊各部門的隊伍參加。

這次比賽由交通部負責籌辦。

閉幕及頒獎儀式在保安部隊高等學校運動場館舉行，由代廳長主持。

賽果如下：

第一名：警察銀樂隊

第二名：特警

第三名：交通部

第四名：氹仔警區



第一屆澳門治安警察廳與廣東省公安廳 體育運動比賽開幕儀式

九月廿八日，在警察學校舉行了第一屆澳門治安警察廳與廣東省公安廳體育運動比賽，並由保安政務司李必祿准將主持開幕儀式。

廣東省公安廳代表團由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Shu Wei Hou先生率領。

這次比賽有八十名運動員參加，而比賽項目分別有射擊、乒乓球和足球。

乒乓球項目由澳門警廳負責在望廈體育館進行。結果廣東省公安廳以四比一取勝。



悼 念





軍 械

SMITH & WESSON 3913 型 9 毫米小口徑手槍

由步兵上尉
António Carlos S. da Teodora 主筆



這類槍有三個安全裝置：

- 當安全擊彈簧處於“安全”位置上時，擊鎚不能拉動。
- 彈匣未上膛時，不能發射。
- 用固定撞針來確保安全。

扳機有雙重作用：即當開了第一槍後，則無須再將擊鎚拉後，只要扣動扳機，就可將擊鎚拉後，繼續發射。扣動扳機容易且堅固，扣動範圍只需半吋便可，具現今任何槍械所必

備的特點。

它是警隊配槍，有下列特徵：

- 自動
- 配有安全彈簧機械制動
- 堅固
- 精密
- 易用

這類手槍是情報科探員現時所使用的配槍。

特 點

- 口徑：9毫米
- 製造：美國
- 彈匣容量：子彈12發
- 來福線：6條
- 帶有發光器的瞄準器
- 安全擊彈簧裝於槍之兩旁





意見

任何上司都應該以自己的言行來勉勵下屬，此等勉勵不應該只局限於純粹個人的恩惠。

基於這理由，那些不因自己本有的職權而濫予嘉獎他的下屬是值得稱讚的。因為如果他這樣做，他都不會達到他受尊崇的目的。但是最主要的及唯一的，不但為下屬，而且為警隊本身，就是持公正的態度去觀察誰為警隊的良好形象而作出過貢獻。

警隊現時應將一向以來一成不變的嘉獎和授予勳章的做法及時改善。

的確，根據觀察所得，對於有專業素質的警務人員的嘉獎，明顯存有習慣性的傾向，只有在急需時，臨屆退休時，又或領導層警官任期屆滿時，才予以頒發。

假若上述第二種情況認為無可厚非的話，那麼上述第一種情況更無須多講了。

事實上，經常聽到一些曾經與我們一起共同渡過大半生的退休同袍的慨嘆：“我已經不當差了，頒嘉獎勳章給我又有什麼用呢？當我在職時，覺得它有用，有需要，但那時總無人會想起我。”

假使深入探討這類問題，不難發現這些批評確有道理。

好了，我的意思並非有意鼓勵任何人將嘉獎實行普及，我只提出疑問：為何不將堪嘉獎的情

路士亞奴區長
(Chefe Luciano)



況轉達上司？將那些在擔任職務時有品德及良好專業素質的警務人員嘉獎作為對無心向上的警員一種激勵？

如果將這意見付諸實行的話，那麼服務的素質不就會得到改善而警察的形象不就更為人尊崇嗎？

是否只用懲罰就可以嚴整紀律呢？又是否嘉獎對嚴整紀律毫無作用呢？

最後，本人懇請領導層同袍對上述問題三思。

請謹記，一位好上司，不是只識用鐵腕政策就能統領下屬，而是懂得不避嚴令、不吝犒賞，才能更容易達到事半功倍的目的。





一些關於使用暴力的思考 (a)

第二部份

談暴力：個人化及集體化現象

a) 個人化

“暴力”原本是個純粹個人化的行爲。每一個人，在它的內心都潛伏著一股暴力的傾向。當他加入了社會團體後，無論你會否遇上，這種潛伏的暴力都會在他個別的行徑表露出來。

要強調一點，就是通常人是無須別人的合作都可施行任何暴力行爲，無論是對別人還是對他自己。例如在一些互毆罪行上。

相反，盧梭說：我們不同意人本身就有暴力傾向這種意念。他在“善良的野生動物”一書中主張，人與其它共存世上的動物一樣有他固有的本能，而非因其具有什麼本性的問題。在暴力的觀念上，盧梭並不苟同，但不包括自發暴力問題。反過來說，正如以後會提到（羅倫斯，史葛，浩柏斯，弗洛伊德），人類將暴力根源帶進人心內，而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可能將它挫滅又或將它隱藏在人心內，成爲人的本質的一部份。誠然有些人，詭辯主張或託辭藉本身的需要，天賦的權利，自衛及以重大服務理由作出犧牲而使用暴力，是合法的、正當的，但這些人終於都肯接受盧梭的社會辯証個人化暴力的論題及避開有關心理疑難的情況。對於維護盧梭論點的人認爲，暴力可能是人外在的本質而非內在的本性。

b) 集體化

雖然，暴力的產生，初期是個個人化現象，但它可以蔓延而演變成集體推動，因爲這是可以由團體一致意見所決定和具有一種爆發暴力的催化作用。反過來說，個人單獨行動，也可引發集體暴動於遠距離，但很多時在一個互有關連的行爲上很難確定位置及下結論。

據一些心理學家研究結果，暴力在某些情況下可算是一種地方病態，屬這支派意見認爲，暴力的信息通常是發自人物而集於一控制煽動及領導群眾的首領身上（例如：希特拉，墨索里尼，列寧等），據佐治素羅下的定義說，我們無需震驚憤怒，因爲多項有關人類心理學的研究得出結論：在既定的意識條件情況下，不斷鼓吹（在視聽方面）暴力行爲是很容易爲群

衆所吸收，在人類歷史當中滿載著這樣一些例子——戰爭、宗教迫害、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種族仇視、滾石音樂會、足球場上的暴動等……

無論如何，這些人在社會出現危機時期內（經濟蕭條、物價下跌、社會動盪等）都不會作集體潛意識焦慮的領導推動者，那些情況正符合法蘭高·科爾那尼對某些形式的暴力作出可能解釋的精神分析提案……在臨床觀點下，我們面對暴力，它不似初步示意，而是憂慮難題，繼而發起集體暴力將它解決。因此，我們不能對科爾那尼的論點要求點什麼，因爲我們知道憂慮並非一定產生攻擊，人們認爲它有另外途徑去解決，就是將它昇華或自我精神高度集中。事實上，在我們生活的人類社會中，充滿著個人化與集體化的憂慮，這是無可置疑的，誠然，並非所有攻擊都顯露出有心焦憂慮的因素。無限制的維護憂慮因素，是頗爲有害的，因爲它可以帶來一個暴力行爲的過度謝罪感。例如，在對暴力制定的法律罰則中透露出可原諒性。

無論如何，集體暴力，不論主動還是被動，都普遍存在人類社會當中，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暴力的對象，通常都是一些貧者、少數民族、異己分子，制約著他們的反動及一切行爲。

暴力氣候的形成

a) 擴散的兩大因素

1 傳播媒體

除了其它因素，如教育、哲學、宗教體系或心理學等，當我們一談到擴散暴力的兩個主要因素時，立刻湧現腦海中的就是這傳播媒體（在今天看來，尤其指電視）和祖先遺留下來的文化傳統。電視是最新的一種擴散性傳播媒體，同時又製造新的習慣，揉合各種文化和在世界每一角落的新聞，是形成暴力攻擊大氣候的重要主角。據佐華里士鐸教授說：“電視播放的暴力影片，甚至或者某類漫畫都能引起觀眾爆發暴力。”一如李弼教授強調，任何一個青年，不論年齡、性別或社會（家庭）背景，看得越多暴力影片，將來他的行爲舉止就越傾向於暴力。然而事實上，不



僅只有暴力影片，甚至連電視新聞報告和廣告都會透過畫面、對白傳播和渲染暴力（本來應該遵照規定的行式去做，但爲了進行電視推銷，略嫌大膽妄爲了一些）。某些商品廣告如煙酒、車輛，比起其它商品來格外顯出其害處，因爲商人在電視推銷這類商品時象神學推崇德行般來進行鼓吹和歌頌暴力的本身和存在。

在現今所謂的工業化社會裡，暴力的信息透過各種語言及書面傳媒管道，不斷宣揚開去，如電影、電台、雜誌、報章、書本、連環圖等。本來這些傳播媒體應該負起資訊教育的任務，可是，事與願違，他們擾亂了人類的和諧，製造及追捧人類善性的對立因素，成了人類“黑暗的另一面”。支配生理上的動力、心理上的衝勁的精神，是透過競爭及比賽而得到策勵、挫敗對手、獲得榮譽，其價值意義，則是相對的。若人的獸性佔優的話，就會損害人的精神，也就是說，肉慾壓倒良知。從很多暴力信息中顯示，英雄其實是破壞者而非建設者，存在於人內心的不安會破壞人心靈的和平與和諧，那時，這各人變成了會襲擊人的鬼怪，一個自我主義的“創造者”。因此，在現今這個所謂摩登社會裡，人越是文明就越多暴力。弗洛伊得曾作過分析，他主張在人性裡面帶有部份童年時期的心態，就是說他要求即刻得到他的慾望但受到

阻撓，未能滿足他的私慾及不能成爲電視裡面的英雄——一個他心目中的偶像、他想模仿的對像。但可惜，他未能認識了解到，電視塑造出來的形象只不過是神話化的形象而已（例如：蘭保——超級英雄……）

2. 文化傳統

人的行爲可以反映出文化財產的面貌，而人所表現出來的暴力的後果亦可將一種文化大大地改變爲另一種文化。文化是每個民族特有的財產，從思想上、生活習慣上、地理環境上的特色，就可分辨出不同的民族，正如分辨一個自治單位一樣，此稱爲“文化的認別”。

我們証實了，多少世紀以來，在基督徒特有的虔誠愛德傳統中，共存著異教人遺留下來的暴力的習俗。正常說來，葡萄牙民族是一個素有“平和習俗”和親善好客的民族，但在他們的習俗中有不少令人懷疑的品味癖好，例如一個稱爲“野蠻節日”的，就是一場充滿血腥暴力的鬧劇（雖然從中仍可看到“技術”與“詩篇”），實在無理由任由它流傳下去。人們到競技場參予一個犧牲與死亡的祭禮，暴力附隨這祭禮出現。這是一場絕無虛假的真實表演（我們都還記得，當時羅馬人會使用過競技場來舉行“角力表演”，在那裡“人”成爲主要吸引觀衆的原因），在一個大部份國民都是天主教徒的國家中，某些明顯基於外教人的反基督教的習俗（我們應當知道所有動物都是天主創造的並且值得我們尊重），如何能夠發展和流傳了多個世紀呢？這確令人有興趣去証實。當我們看到另一個歐洲民族的激憤，每年向聰明而無辜的鯨魚進行大屠殺。當我們看到暴力表演和人類肆意殘殺天主的創造物時，我們很難向兒童做出解釋，除非我們將暴力這個詞的意義改變，同時也要將兒童的童真思想破壞改造。我們要從不合理中找出一個合理的解釋，的確是一個難題。它喚起了滿腦子疑團的人對有關暴力的好與壞的定義。兒童不但會用錯誤歪曲的眼光去看待動物，而且會以錯誤歪曲的方法去對待動物，把動物當做一個物件。因此，對潛伏在人類心中的暴力，需要有一個醒覺，提醒人對好與壞要有一個選擇，提醒人源自暴力的範例仍存在著。

由於本篇的特殊性，我們只能舉出兩個爲人熟識的典型範例，因爲若要羅列世界每個角落發生過的所有同類事件，實在令人十分厭煩而且也無可能（在很多國家中都有鬥牛舉行，而殺鯨也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發生）。暴力事件不僅發生在動物身上，也禍及大自然，甚至人類本身。

正如我們隨後提到，人的行爲思想的模式，由於受到憎恨、否定、競賽、征服的損害，人類起初應有的和平、諒解和愛心都受到歪曲。不幸地，不同國家或地區的人仍能與之和平共處。



特別行動組的先進培訓是專爲打擊暴力而設



襲擊與暴力很多時需要行動裝備，配合專長培訓人員才成。

b. 兩個範例

1. 運動場上

雖然時常有暴力事件發生，但都屬於球賽本身偶爾造成的，這種暴力事件，主要在八十年代開始出現，但很少是有組織有系統的暴力事件。

由於比利時希素球場的失控疏忽釀成的四十多人死亡慘劇，事實上並非是一個示威，在多年來歐洲和南美國家運動競技中（特別是足球），明顯是由陰謀造成的。

以球會及運動對壘為藉口，變成語言上的衝突和互毆，這種現象稱為“爛仔球迷行爲”。一些社會學家對這問題作過詳細研究，目的在於清除這些無道德文化而且出身社會低下階層的無業遊民（雖然一向以來很多中層階層人仕開始加入滋擾分子行列）。他們認為在運動競賽中出現暴力事件最主要的因由，就是社會經濟問題，以及缺乏正確的社會方針，來解決在危機及經濟衰退時期所出現的問題（正如現實世界所遇到的）。

處於這些時期中，同時會出現一種特有的現象，

就是古老的民族主義危險的重現（在兩次世界大戰前就出現過），同類的關係就會受到戰爭及經濟關係所滋擾。這不正常的共存，當舉行國際賽事時，就會被帶入球場，暴力變成國際共存的衡量器，運動變成國民失望的發洩途徑。他們雖然仍未出動到用飛機、戰艦、坦克開戰，但在球場上，他們使用木條、小刀、棍棒、拳腳互毆。

在這個社會裡，越來越缺乏人道，暴力生暴力，永無止境，循環不息。雖然“爛仔球迷行爲”是以無政府主義者的身份作出有暴力的示威（荷蘭、英國），又或者以種族歧視（德國）的姿態出現在我們眼前，但無論是基於什麼，結果都是一樣：破壞、痛苦、死亡。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英國和德國，兩個主要發動“爛仔球迷行爲”的大國，勞動力的國民失業率指數有一驚人的增長，特別是青年。這些都是不可隱瞞的事實，而我們亦可從他們的行徑推斷出答案。

2. 社會政治活動式的暴力（文明的恐怖主義）

以前，我們免不了要擔心恐怖分子，現在，雖然他們的活動漸漸減少，但是，出現在今日社會裡為人熟識的恐怖組織有：ACÇÃO DIRECTA（德國），ETA及GRAPO（西班牙），赤色軍團（意大利），SENDE-RO LUMINOSO（秘魯），無數的反以色列的阿拉伯恐怖組織，或受到國家直接資助而進行的國際恐怖活動。

通常，這種暴力是基於兩點：a) 在他的立場上需要改變（或以武力顛覆）國家現行的社會政治，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經濟體制（例如：推翻一個資本主義的體制而建立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體制）；b) 為在有關國家上層架構中，以文化政治區分各特定地區的自我解放（政治行政自主）而鬥爭。

雖然，還可以有很多其它的動機理由，但最常見的，莫過於反猶太民族主義、反帝國主義以及其它，這些都可利用作為支持這些恐怖及暴力政策的意識形態。

成千上萬的人都因為這些暴力的政治遊戲的原因而無辜受炸彈的襲擊，運輸工具工人怠工（尤其是民航機），公路上的槍擊等等。漠視人的生命、感受。在當權者與恐怖組織的共存是由武力來制衡時，即是說武力的多少都會直接影響政府制約與鎮壓的能力。正如赫格說：當政府與恐怖主義對壘時，解決權是在反方手裡，因為只有武力的擁有者（肯出擊的）才能夠阻止粗野暴力的發生。不接納這個意見的文明社會，是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的，因為它們僅僅用合法的權力去制約恐怖分子。從這事實看來，帶出了另一個焦點要討論，就是權力與武力、法律與當局出現的問題。



法律與當權者的武力

a) 社會與和諧

古時，很多希臘哲學家主張，這個宇宙是非常有秩序的，每樣東西都按創造者創造出來的功能準確地運作，所有的生物都從屬於規律，一切都井井有條，若有任何人不守規則，就不可能單獨生存。

對於這些思想家（例如：亞里斯多德），暴力就是這個宇宙的破壞者，而在很易了解的人類社會裡面就可得到証實。根據上述的假設，對宇宙及自然界的肖像來看，人類的應該是一體的、和諧的，所有人類、事物都經過悉心安排，各司其職。

人類就如一個微型宇宙，屬於整個宇宙的一部份，他本身也有特定的功能。人類如何破壞社會的和諧？答案就是人類的有違良知、非份之想，濫用自由與權利，自私，採用引致暴力的不法手段，侵犯別人的自由與權利，參加個人或集體的非法組織，破壞人類社會的和諧，如盜竊、毆打、強姦、謀殺，位居高位者不盡義務等。史甸曾這樣寫過：“野心家永遠想著權勢，吝嗇人想金，圖富貴的，想樂……無止境的慾望，過度的追求，令人類破壞和諧，引致輕則違例，重則嚴重犯罪及動亂。

b. 法律與權力

法律及政府必須加以制止，約束及懲罰犯罪行為，政府是正當的（合法的）社會秩序維護者（法院和警察），他們或擁有執行權（武力—警察）或擁有法權（法律—法院），分別用來制止暴力和對暴力定罪。

米高·度法蘭尼主張，擁有權與行使權都緊密地關係到權力的擁有，這權力是由他們本身機構——法院與警察的權能所衡量出來的，但也有來自其它執行權之上的權限。度法蘭尼認為擁有權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執行權，在有需要的時候，體現執行權用武力鎮壓，阻止某人或團體幹違法的事。

我們強調，最緊要分清這兩種權力：武力與權利。社會學家及法律教授亨利·李維普說，權利是經批准某人作某行為的一種行使權，而這行使權是通過法律批准的。

史甸說，法律可以存在，但不能行使，它只是法院與警察之間的一種補充行為。

法律與警察作出禁制行為的合法性，是由法律及法律規條所確保。甚至，在某些個別案例中，為維護公眾秩序和人命財產的安全而將武力變成暴力，這是可以理解的。

法律為法院與警察預備的一些規條，目的是避

免當局濫用職權或過份使用武力，正如科爾拉利說，我們可能遇過這種情況，就是法官判罪，有時可能比犯人所想像的還重。例如當時判得是否平衡，懲罰與行為後果是否相應和諧等等。

註：

1. 科爾拉利之“心理分析與暴力”，基督徒的暴力，第9頁
2. 馬些度之“暴力”，百科全書第五冊，第1524頁
3. 同上，第1524頁
4. 赫格，襲擊：現今世界的暴力，第7頁
5. 盧梭，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的來源與根據，第71頁
6. 赫格，Op.cit.第18頁
7. 科爾拉利，Op.cit.第8頁
8. 法蘭狄斯，“襲擊”，百科全書，第189頁
9. 赫格，Op.cit.第8頁
10. 史甸，暴力與權力，第19頁
11. 同上，第46頁
12. 科爾拉利，Op.cit.第11頁
13. 赫格，Op.cit.第18頁

書目提要

- 法蘭狄斯之“襲擊”，百科全書，第1冊，第189-193頁
- 科爾拉利之“心理分析與暴力”，基督徒的暴力，AAVV，里斯本，Paulistas出版，1978，第205頁。
- 赫格，“襲擊”，現今世界的暴力，里斯本，Bertrand書局，1972
- 馬些度，“暴力”，百科全書，第5冊第1524頁，里斯本，Editorial Verbo。
- 馬丁士，現今世界的暴力，里斯本，Bertrand書局，1978。
- 西羅士，球場上觀眾的暴力，體育運動總署，S/D，第20頁。
- 梭勞，實用主義的運用，巴黎，Marcel Riviere書局，1921，第571頁。
- 史甸，暴力與權力，里斯本，Ed. Inquerito，S/D，103頁。
- 盧梭，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的來源與根據，波爾圖，Athena書局，1964，第149頁。
- A.A.V.V.社會傳播媒體的暴力（對話），里斯本，Ed.Contexto，1991，第136頁。

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湯瑪斯·賀巴士在“人·人狼”一書中主張，要有一個強大而專制的政府來控制和鎮壓人類根本的暴力的本能。

瑞士精神病學和精神分析學家加路·鍾用來對人腦中意識與潛意識精神狀態的統稱。

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主張，人的本性是善良（善良的野生動物），但人類由於社會後來產生的種種問題而變得暴戾、醜惡。

法國政治思想家G·梭勞（1847-1922）辯稱，暴力就是人類社會、歷史中一向使用的衝動的武力，也影響著獨裁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法西斯主義。

一句中國古老的諺語：形象勝於千言萬語。

(a) 葡國警察雜誌

由歷史學士安東尼警員執筆。



栢威

BESTWAY TRADING LTD.
MACAU

設計，安裝，維修，保養 Projecto, instalação, manutenção e reparação:

冷氣設備

Sistema de Ar Condicionado

電氣設備

Equipamentos eléctricos

通訊器材

Equipamentos de comunicação

緊急供電系統

Sistema de Fornecimento Eléctrico de Urgência

經營一切進出口業務

Comercio de Importação e Exportação

地址：澳門南灣街35號1A

Rua da Praia Grande 35, 1A

TEL: 562234 FAX: 592731

榮業建築工程公司

WING'S CONSTRUCTION & ENGINEERING CO.

鄧子榮

GABRIEL TANG

高甸玉街1號B-C地下 TEL: 572634

RUA GAGO COUTINHO NO. 1 B-C FAX: 302846

SAURUS

Customized
Fire and Rescue Vehicles for
Municipal and Military
Fire and Rescue Operations
Airport and Port
Fire and Rescue Operations



TCT TRADING SPECIALISTS

TRI-CONTINENTAL TRADING CO., LTD.
Av. Dr. Rodrigo Rodrigues
Nam Kwong Bldg. 8/FL.
Rm. 810 MACAU
Tel: (853) 710130 Fax: (853) 712827

SOCIEDADE DE TURISMO E DIVERSÕES DE MACAU (S.A.R.L.)

Sede: Hotel Lisboa, Nova Ala, 9º andar – Avenida de Lisboa – Macau • Caixa Postal 3036

• End. Telegráfico: SETEDEM MACAU

Telefones: 574266, 552236, 552237 • Fax: 562285, 590590 • Telex: 88781 STDMO OM

CASINOS

- LISBOA** – Conjunto Turístico Lisboa
• Tel: 375111
- ORIENTAL** – Hotel «Mandarim Oriental», 1º
• Tel: 564297
- MACAU PALACE** – Rua do Guimarães
• Tel: 346701
- PELOTA BASCA** – Estádio da Pelota Basca
• Tel: 726086
- KINGSWAY** – Rua Luís G. Gomes
• Tel: 701111
- KAM PEK** – Av. Alm. Ribeiro, 105 - 109
• Tel: 344805
- TAIPA** – Est. Alm. Marques Esparteiro, 2
• Tel: 831536
- VITÓRIA** – Hipódromo da Taipa
• Tel: 327568

HOTÉIS

- LISBOA** – Conjunto Turístico Lisboa
• Tel: 377666
- ESTORIL** – Av. de Sidónio Pais
• Tel : 710373
- SINTRA** – Av. de D. Loão IV
• Tel : 385111

AGÊNCIAS DE VIAGENS E TURISMO

- STDM** – Terminal Marítimo, P. Exterior
• Tel: 726416
- ESTORIL** – Hotel Lisboa, Nova Ala, r/c
• Tel: 710373
- SINTRA** – Av. da Amizade, Ed. Sintra
• Tel: 385111
- «AIR INDIA»** – Hotel Lisboa, Nova Ala, r/c
• Tel: 375068

DEPARTAMENTOS

- NAVEGAÇÃO** – Terminal Marítimo, P. Exterior
• Tels: Bilheteira – 7907039, 7907040;
Escritório – 726111
- DRAGAGENS** – Terminal Marítimo, P. Exterior
• Tel: 7907661
- OBRAS** – Hotel Lisboa, Ala Velha, 9º
• Tel: 317333
- PESSOAL DOS CASINOS** – Casino Lisboa, 2º
• Tel: 375111
- SERVIÇOS DE VIAGENS** – Conjunto Turístico
• Tel: 338615
- SERVIÇOS DE BAGAGENS** – Terminal Marítimo, P. Exterior
• Tel: 7907042, 7907052



POLÍCIA de MACAU

BOLETIM INFORMATIVO DO CPSP – 3º TRIMESTRE-1994 Nº 14



LUCKY DRAW
SORTEIO MENSAL



ABRA UMA CONTA POUPANÇA
MULTIPLIQUE O SEU SALDO

★ ★ **SUPER LUCKY DRAW** ★ ★
SORTEIO ANUAL



... E PODE GANHAR UM FABULOSO AUTOMÓVEL

POLÍCIA de MACAU

**BOLETIM INFORMATIVO
DO CPSP**



AGENTE DO GOE

ADMINISTRAÇÃO E REDACÇÃO:

COMANDO DO C.P.S.P.M
AV. DR. RODRIGO RODRIGUES
MACAU
TELEF: 573333 FAX: 780826

TIRAGEM: 2500 EXEMPLARES

COMPOSIÇÃO E IMPRESSÃO:

TIP. MACAU HUNG HENG LDA.
MACAU

ANO V
I SÉRIE
TRIMESTRAL
Nº 14
JULHO/AGOSTO/SETEMBRO
1994

SUMÁRIO:

- 2 CHEGADAS E DESPEDIDAS*
- 3 REVISTA DO TRIMESTRE*
- 4 DESPORTO*
- 5 ARMAMENTO*
- 6 OPINIÃO*
- 7 DOSSIER*



CHEGADAS



CARLOS ALBERTO RODRIGUES COELHO, Major de Infantaria, é natural de Chaves onde nasceu em 29 de Dezembro de 1955.

Alistado em Outubro de 1979 na Academia Militar, foi promovido ao actual posto em 15 de Maio de 1988, tendo prestado serviço no Regimento de Guarnição nº 1, em Angra do Heroísmo, antes da vinda para Macau.

Para além dos cursos de formação, tem averbados o Estágio de LAW, e os Cursos de Instrutor de TOW, Combate à Droga e o Curso Geral de Comando e Estado Maior.

Desempenha actualmente as funções de Comandante da U.T.I.P.

DESPEDIDAS

Depois de permanecer entre nós cinco anos, regressou a Portugal no passado dia 15 de Setembro, o TenCor de Infª CARMELINO MONTEIRO MESQUITA, que assim deixou as funções de Comandante da UTIP, nas quais desenvolveu meritório trabalho, contribuindo decisivamente para a sua reestruturação e criação do Grupo de Operações Especiais.

Chegado a Macau em Agosto de 1989 desempenhou funções no Centro de Instrução Conjunto, Escola Superior das FSM e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as FSM, vindo a ser colocado na Corporação nos primeiros meses de 1992.

Ao Ten Cor Mesquita, o "POLÍCIA DE MACAU" deseja as maiores venturas pessoais e profissionais.



TOMADA DE POSSE



Deixou de exercer as funções de Assessor Jurídico do CPSP desde 15 de Agosto, o TenCorArtª JOSÉ MANUEL DA SILVA AGORDELA. Este prestigiado Oficial foi nomeado por sua Exª o Secretário Adjunto para a Segurança para Director da Escola Superior das FSM, cargo do qual foi empossado em cerimónia realizada no passado dia 16 de Agosto.

Ao TenCor Agordela, desejamos as maiores felicidades, pessoais e profissionais, no desejamos das suas novas funções.



REVISTA DO TRIMESTRE

No passado dia 23 de Setembro, visitaram a Corporação os Aspirantes do Curso de Formação de Oficiais da PMF.

Depois da apresentação de cumprimentos e do briefing sobre a missão e os meios à disposição do CPSP, deslocaram-se ao Serviço de Migração e U.T.I.P.



Com a imposição dos cráchas, ponto alto da cerimónia, tomaram posse no passado dia 24 de Setembro, 75 novos agente do 1º Turno do SST/94.

A cerimónia, realizada na Escola de Polícia, foi presidida pelo Exmº Comandante Substituto, Ten. Cor. José Viana, que proferiu uma alocução em que exortou os novos agentes no cumprimento do dever e no modo sensato e isento como devem usar a "autoridade que lhes foi emprestada pela própria comunidade de Macau".



PREVENÇÃO



COMUNIQUE À POLÍCIA QUAISQUER OCORRÊNCIAS SUSPEITAS



DESPORTO



CAMPEONATO DE FUTEBOL DE 5 DA P.S.P.

Realizou-se entre 11 de Julho e 2 de Agosto, o Campeonato interno de futebol de salão, com a participação de 10 equipas em representação das Subunidades da Corporação. A organização do campeonato esteve a cargo do Brigada de Transito.

A cerimónia de encerramento e entrega de prémios teve lugar no Pavilhão da E.S.F.S.M. e foi presidida pelo Exm^o Comandante Substituto.

Os resultados obtidos foram os seguintes:

- 1^o BANDA DE MÚSICA
- 2^o U.T.I.P.
- 3^o B.T.
- 4^o ESQ^a TAIPA



CERIMONIA DE ABERTURA DO 1º ENCONTRO DESPORTIVO ENTRE FSSM E SPPG

Realizou-se em 28 de Setembro, na Escola de Polícia, a cerimónia de Abertura do 1º Encontro Desportivo entre os Serviços de Segurança Pública da Província de Guangdong e as Forças e Serviço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residiu à cerimónia o Exm^o Sr^o Secretário Adjunto para a Segurança do Território, Brigadeiro Lages Ribeiro.

A delegação representativa dos S.S.P.P.G. e chefiada pelo Exm^o Sr^o Subdirector dos S.S.P.P.G., Shu Weihou.

Participaram neste Encontro Desportivo 80 elementos, repartidos pelas modalidades de Tiro,

Ténis de Mesa e Futebol.

A modalidade de Ténis de Mesa esteve a cargo da Corporação e desenrolou-se no pavilhão de Mong Ha. A Equipa dos S.S.P.P.G. venceu por 4:1.



HOMENAGEM





ARMAMENTO

PISTOLA SMITH & WESSON MODELO 3913 COMPACT 9mm

Pelo Capitão de Infantaria
ANTÓNIO CARLOS S. DA TEODORA



É uma arma de fogo manual concebida para as forças policiais, a qual apresenta as seguintes características:

- Automática
- Travamento mecânico accionado por uma patilha de segurança
- Robusta
- Precisa
- De fácil manejo

Características principais

- Calibre: 9mm
- Origem: EUA
- Capacidade do carregador: 12 munições
- Número de extrias: 6
- Aparelho de pontaria com referências luminosas
- Patilha de segurança colocada em ambos os lados da arma

Esta arma apresenta três formas de segurança:

- quando a patilha de segurança se encontra em posição de "segurança", não é possível armar o cão
- o disparo não se efectua sem o carregador estar introduzido
- a segurança é garantida por imobilização do percutor

O gatilho apresenta um funcionamento de dupla acção, sendo necessário pressioná-lo para fazer recuar o cão, o que não se verifica logo após a execução do primeiro disparo, em que o cão fica sempre armado. A pressão exercida no gatilho apresenta-se suave e consistente e com uma amplitude de movimento inferior a meia polegada, características que hoje em dia são exigidas na concepção de qualquer arma.

Esta arma encontra-se presentemente distribuída à Repartição de Informações.





OPINIÃO

A influência positiva, pela qual, qualquer superior hierárquico, deve pautar o seu comportamento, face aos seus subordinados, não se deve restringir à cedência de benesses de índole meramente particular.

Neste contexto, será de louvar aqueles que por inerência das suas próprias funções de chefia, não desperdiçam as ocasiões de manifestar publicamente, o seu agrado, por feitos realizados pelo pessoal que comanda, pois ao assim agirem, não o fazem com intuítos de engrandecimento próprio, mas sim e unicamente, são motivados por um sentimento de justiça, em prol não só do subordinado, mas também da própria Corporação, atendendo a que aquele, contribue para a feitura da imagem desta.

Assim, e diversamente do que se tem vindo a verificar, dever-se-á, sempre que seja oportuno, quebrar-se a prática que parece já se encontrar perfeitamente enraizada, no seio da briosa P.S.P., no que a Louvores e outros Agradimentos Disciplinares, diz respeito.

Com efeito, e segundo nos é dado a observar, existe uma acentuada tendência costumeira, em se distinguir as qualidades profissionais dos agentes, apenas quando estão iminentes, as passagens às situações de aposentação, ou, simplesmente quando as chefias superiores, estão prestes a terminar as correspondentes Comissões de Serviço.

Se efectivamente, não se pode considerar criticável a segunda situação referida, o mesmo já não se poderá dizer da primeira.

Na realidade, ouve-se com alguma frequência, dos elementos que partilharam connosco, grande parte das suas vidas e que se encontram já desligados do serviço por motivos imperiosos de aposentação, exclamações do género: "Para que serve o Louvor, ou a Medalha, se já não estou ao serviço? Quando eventualmente poderia fazer falta, ou dar algum jeito, nunca ninguém se lembrou".

Se ponderar bem em expressões desta natureza, verificar-se-á, que tem toda a razão, quem assim comenta.

Pois bem. Não sendo porém, minha intenção, incentivar quem quer que seja, à prática generalizada de propor distinções, pergunto apenas: Porque não levar

Por
LUCIANO FERREIRA
Chefe



ao conhecimento superior, situações que devam ser passíveis de reconhecimento público?

Porque não, subtrair do anonimato, aqueles que pelas suas específicas qualidades humanas e profissionais, possam ser mais utilmente aproveitados em missões que na maioria da vezes, estão a ser desempenhadas, por quem não sente a mínima vocação para elas?

Ao adoptar-se este procedimento, não se melhoraria e engrandeceria, a qualidade dos serviços e a imagem da nossa gloriosa Polícia?

Será que a disciplina perfeita, se consegue apenas com punições? Ou será que o reconhecimento público dos actos que o mereçam, não contribuirão mais eficazmente para que se atinga a perfeição disciplinar?

Para finalizar, resta-me tão somente, apelar aos meus camaradas com funções de chefia, para que meditem um pouco nas interrogações que aqui deixei expressas.

Nunca é demais recordar, que um bom chefe, não é só aquele que comanda com punho de ferro, o outro que embora sabendo exigir, sabe igualmente retribuir, consegue mais facilmente levar o seu barco a bom porto.





DOSSIER

ALGUMAS CONSIDERAÇÕES SOBRE VIOLÊNCIA E AGRESSIVIDADE (a)

— PARTE II —

A VIOLÊNCIA: FENÓMENO INDIVIDUAL E COLECTIVO

a) Individual

A violência é, primariamente, um puro acto individual. Cada homem tem dentro de si um potencial próprio de violência latente e que é expresso na sua acção singular, independentemente de se encontrar, ou não, inscrito num colectivo social.

O que se deseja acentuar é que não é necessário ao homem a cooperação de outrem para praticar, normalmente, um qualquer acto violento, em relação aos outros ou à sua própria pessoa, como acontece nos crimes de agressão corporal, por exemplo.

Contrariamente a Jean Jacques Rousseau,^{***} não comungamos da ideia de que o homem só se torna violento, como defende na sua teoria do "Bom Selvagem", em função dos outros que com ele coabitam, seja ou não devido a questões de propriedade (⁵). A opinião de Rousseau revela-se muito redutora na concepção de violência, não respondendo à questão da autoviolentação. Inversamente, como já foi referido atrás (Lorenz, Scott, Hobbes, Freud), o ser humano transporta dentro de si a génese da violência e o contacto com os seus semelhantes pode, ou não, fazê-la despoletar, ou seja, a mente violenta é-lhe intrínseca, faz parte do homem total.

Claro que, sofisticadamente, alguns defendem a legitimação da sua própria violência com o subterfúgio de ela ser "(...), uma necessidade própria, direito natural, autodefesa e sacrifício ao serviço das mais altas causas."⁽⁶⁾, acabando por entroncar nas teses rousseaneanas da justificação social da violência individual, fugindo aos aspectos psicológicos da problemática. Para os defensores destas teses, a violência seria extrínseca ao homem e não intrínseca.

b) Colectiva

Embora seja um fenómeno embrionariamente individual, a violência pode transmitir-se para movimentações colectivas onde a ideia de grupo solidário é determinante e pode ter um efeito catalisador no desencadear da acção. Inversamente, também uma movimentação individual, isolada, pode ter sido dinamizada por acções colectivas à distância, numa interacção difícil, por vezes, de localizar e definir.

A violência pode, sob certas condições observadas por psicólogos e sociólogos, tornar-se endémica. A ideia da filiação a uma mensagem violenta, geralmente personalizada num chefe que domina a tática de indução e condução de massas (ex: Hitler Mussolini, Lenine e outros), como é definida, por exemplo, por Georges Sorel^{****}, não nos pode surpreender ou escandalizar, pois estudos vários acerca do psiquismo humano levaram à conclusão que os estímulos contínuos (orais ou visuais) à acção violenta, sob determinadas condições ideais (sendo a inserção num grupo numeroso uma delas), são facilmente absorvidos pelas massas, estando a história repleta de exemplos marcantes – guerras, perseguições religiosas, fascismo, nazismo, racismo, concertos de música rock, violência nos estádios de futebol, etc., são alguns exemplos paradigmáticos. De alguma forma serão estes homens, os dirigentes das movimentações colectivas, os condutores e dinamizadores das angústias existentes no subconsciente

colectivo em períodos de crise (depressões económicas, perdas de valores referenciais, conturbação do equilíbrio social, etc.), situações estas que se encaixam na proposta psicanalítica de Franco Fornari quanto à possível explicação de algumas formas de violência, ao defender que, "(...), sob o ponto de vista clínico nós encaramos a violência, não como uma manifestação primária, mas sob a forma de defesa da angústia."⁽⁷⁾ Funcionaria aqui o binómio causa-consequência, para um problema de angústia colectiva seguir-se-ia uma solução de violência reaccional colectiva. No entanto, não podemos postular este princípio de Fornari, porquanto sabemos que nem sempre a angústia gera violência, nem sempre a um estado de impotência física ou psicológica se sucede a agressividade, pois a sublimação ou a autismo são, também, outros caminhos a considerar. Quanto ao facto de vivermos em sociedades humanas cheias de angústias individuais e colectivas, é incontroverso. Mas, assim como nem todas as situações de angústia geram violência, também nem toda a agressão é exteriorizadora de problemas de ansiedade e angústia. A defesa incondicional da tese da angústia apresenta-se-nos como bastante pernicioso, podendo levar a uma excessiva desculpabilização da acção violenta, o que poderá transparecer, por exemplo, nalguma permissividade em determinadas disposições legais punitivas da mesma.

De qualquer forma, é incontestável que a violência colectiva, activa ou passiva, existe na generalidade das sociedades humanas e é, geralmente, exercida sobre os mais fracos, os mais pobres, as minorias, os discordantes do "establishment", visando condicionar as reacções e comportamentos dos mesmos.

O CLIMA DE VIOLÊNCIA

a) Dois factores de difusão

1 - Meios de comunicação social

Para além de outros condicionantes, como certos sistemas educativos, sistemas filosóficos e religiosos, ou o próprio psiquismo de cada um, ao falarmos de violência quase imediatamente afloram à nossa mente dois grandes meios "institucionais" de difusão do fenómeno, dois factores de extraordinária importância, mercê do seu poder condicionante, na modelação da consciência individual e colectiva dos homens: os meios de comunicação social (hoje, especialmente a televisão) e as tradições culturais ancestrais.

Mais nova, mas ela própria veículo divulgador e formador de novos costumes e sincretismos culturais, cosmopolita, a comunicação social, os **mass media**, omnipresentes praticamente em toda a Terra, têm um papel fundamental na formação de climas de violência e agressividade. Como refere o Prof. Evaristo Vicente, "A televisão e seus filmes de violência, mesmo a de certos desenhos animados, desencadeia nos espectadores a agressividade pois, como acentua o Prof. Liebert, quanto mais violência e agressão um jovem vê na televisão, independentemente da sua idade, sexo ou antecedentes sociais, mais agressivo será nas suas atitudes e comportamento."⁽⁸⁾ No entanto, não é só através de filmes violentos que a violência é publicitada e encorajada, pois as próprias reportagens e publicidade televisivas, através da agressividade de imagens^{*****}, e de palavras (o que tem que ver com uma determinada forma, pouco escrupulosa, de fazer marketing televisivo), a transmitem. Certos segmentos do



mercado publicitário - tabaco, álcool, automobilismo, entre outros - são especialmente vulneráveis a este tipo de marketing que fomenta e exalta como uma virtude quase teológica o ser e o estar violento e agressivo.

Também, nas chamadas "sociedades industrializadas", a mensagem violenta é propagada por outros meios de comunicação falada e escrita: cinema, rádios, revistas, jornais, livros, histórias aos quadrinhos, etc., os quais deveriam ter um papel informativo e formativo (educativo), mas que acabam por fazer a subversão da harmonia humana edificando e honrando os factores negativos inerentes à própria essência humana, o "lado escuro" do homem. É exaltado o espírito de dominância, física e psicológica, de concorrência e competição, a submissão forçada do próximo é tida como realização dignificante, os valores são invertidos, é o primado do homem-animal em detrimento do homem espiritual, a carne subjugada o espírito. Nestas mensagens de violência o herói é o destruidor, não o edificador, a ansiedade existencial destrona a paz e harmonia de espírito humano, o homem é transformado num monstro agressivo, um "deus" de egoísmo, de tal forma que, nas ditas sociedades modernas, parece que quanto mais o homem é civilizado mais ele é violento. Numa análise freudiana, que defende que o homem transporta uma parte infantil na sua personalidade e que exige gratificação imediata de todos os seus desejos, a agressividade seria um fruto da sua própria frustração de não consubstanciar todos os seus egoísmos, de não ser como o "herói" televisivo, o modelo que lhe é imposto como o homem ideal e que ele tenta imitar, não tendo capacidade para se aperceber que o que lhe é apresentado é uma mitificação de uma deformação da imagem humana (ex: Rambos, Super-Heróis, fanáticos..., que transportam mentalidades infantis e personalidades manaqueístas).

2 - Tradições culturais

Também as atitudes culturais do meio se reflectem nos



A instrução do GOE visa formas mais avançadas de combate a violência

comportamentos das pessoas e as respostas agressivas que os homens apresentam variam muito de cultura para cultura. A cultura é uma propriedade específica de cada povo, que o identifica, com as suas características mentais e vivenciais num espaço geográfico próprio, e o distingue como unidade colectiva autónoma - a chamada "identidade cultural".

Verificamos que, ao lado de tradições de grande piedade e amor caracteristicamente cristãs, coexistem hábitos violentos encaixados em tradições seculares, geralmente de raiz pagã, por vezes imemorais. Em geral o povo português é caracterizado (com uma certa ligeireza, diga-se) como uma população de "brandos costumes", bom, acolhedor e afável, no entanto, uma certa percentagem tem entranhado no seu ser o duvidoso gosto da chamada "festa brava", um espectáculo cheio de violência e de sangue (mas onde alguns conseguem ver "arte" e "poesia"), sem razão existencial minimamente plausível num quadro de um comportamento humano equilibrado. Ao que se assiste numa arena é, despindo de todos os falsos artifícios o dito "espectáculo", a um ritual de sacrifício e morte, onde a violência gratuita é o seu apanágio (lembramo-nos que também os romanos usavam a arena para "espectáculos fortes", e onde o homem chegava a ser a "atração" principal). Num país onde a maioria se diz católica, é interessante verificar como certos costumes nitidamente anticristãos (devíamos saber que os animais também são criaturas de Deus e dignas do nosso respeito), de base nitidamente pagã, conseguem desenvolver-se e permanecer ao longo de séculos. Também, a população das europeias e pacíficas Ilhas Faroé pratica, por força da tradição pagã, um criminoso e ritual morticínio anual de inteligentes e inofensivos mamíferos que dão pelo nome de baleias, perante a indignação da maioria dos povos ocidentais.

Será difícil tentar justificar actuações como estas a uma criança que, ao presenciar espectáculos deste quilate, ao ver o homem a torturar e matar sadicamente criaturas de Deus, ficará confusa, senão deturpando o sentido exacto da palavra violência, deformando, ao mesmo tempo, o pensamento da própria criança. É o problema da justificação do injustificável, que desperta para a violência mentes nubladas acerca da noção de bem e de mal. A criança irá ver os animais, em geral, de uma maneira errada, distorcida, como um objecto, e agir em conformidade para com eles. Há um despertar de violência latente que existe em cada homem, uma escolha entre o bem e o mal, um perpetuar do arquétipo original violento.

Devido à especificidade deste pequeno trabalho, referimos apenas estes dois exemplos, tão conhecidos como paradigmáticos, porque seria exaustivo (e impossível) referir todos os actos desta natureza praticados em todo o mundo (existem touradas em muitos países e matam-se baleias noutras partes do mundo), não só contra animais como, também, contra a natureza e o próprio homem.

Como já referimos atrás, a modelagem de pensamentos e comportamentos inscreve-se dentro de uma dinâmica distorcida dos fins últimos da raça humana, onde a paz, a compreensão e o amor deveriam ser primordiais, em detrimento do ódio, do negativismo, da competição e subjugação. Infelizmente as próprias tradições, nacionais ou regionais, em geral, não ajudam à sã convivência entre homens e animais e os seus semelhantes (ex: inimizades seculares entre regiões e, até, entre nações que, por vezes transparecem no seu próprio folclore).

b) Dois exemplos paradigmáticos

1 - A violência nos espectáculos desportivos

Embora sempre tenha havido violência circunstancial nos parques desportivos, geralmente fruto das contingências naturais do próprio jogo, a realidade é que esse tipo de violência pouco tem que ver com os actos violentos organizados e sistemáticos que se vieram a assumir cada vez com mais intensidade, principalmente a partir da década de oitenta.

Quando mais de quarenta pessoas foram mortas nos descatos do Estádio Heysel Park, na Bélgica, tal facto mais



A agressividade e a violência exigem por vezes, meios de actuação e pessoal altamente especializado

não foi do que uma manifestação mais consequente e expressiva de uma evolução insidiosa a que já se vinha a assistir há vários anos nos espectáculos desportivos (especialmente no futebol) em determinados países europeus e sul-americanos, em especial.

Tomando as rivalidades clubísticas e nacionais como pretexto para confrontação verbal e física, o fenómeno conhecido por "holiganismo" é protagonizado, defendem os sociólogos que se debruçam sobre esta matéria, por indivíduos desenraizados, sem referências culturais e morais, muitos deles desempregados, oriundos de camadas sociais de baixos rendimentos (no entanto, este factor tem vindo a alterar-se ultimamente, muitos elementos da classe média-alta começam a fazer parte destes grupos de desordeiros), o que leva os ditos estudiosos a considerar como uma das causas mais importantes do fenómeno violento no desporto os próprios problemas sociais e económicos, a falta de políticas sociais correctas e abrangentes em tempos de crises e recessão económica (como o que se passa actualmente a nível mundial).

Em épocas de crise e recessão, um dos fenómenos característicos que as acompanham é o renascer perigoso de velhos nacionalismos (assim se verificou imediatamente antes das duas Grandes Guerras), em que as relações de paridade são subvertidas em função de referenciais de poder bélico e económico e essa coexistência distorcida é trazida para os estádios desportivos quando da realização de encontros internacionais. A violência assume-se como uma espécie de aferidor da coexistência internacional, o desporto transforma-se num escape para frustrações nacionais, ainda não se combate com aviões, navios ou tanques, num teatro de guerra convencional, mas luta-se nos estádios com matracas, facas, paus, murros, pontapés, etc.

Numa sociedade cada vez mais desumanizada, a violência gera mais violência, um círculo vicioso interminável e

endémico. Embora o fenómeno do "holiganismo" nos apareça como manifestação orientada de violência de cariz mais anarquista (Holanda, Inglaterra) ou mais racista e nacionalista (Alemanha), o fundamental é que, na sua essência, os seus efeitos são os mesmos: destruição, dor e morte. Finalmente, será importante notar que Inglaterra e Alemanha, dois dos grandes pólos da dinâmica do "holiganismo", têm vindo a ter nos últimos anos um aumento assustador dos seus índices de desemprego da população activa, especialmente a mais jovem. São factos que não se podem escamotear e deles devemos tirar as devidas ilações.

2 - A violência como actividade político-social (O terrorismo urbano)

Mais antiga, mas não menos preocupante, outra forma de violência característica das sociedades modernas é, embora tenha vindo a decrescer quantitativamente em acções, o chamado terrorismo urbano, bem conhecido mundialmente através de grupos tristemente famosos e de que damos alguns nomes: Acção Directa (França), IRA (Irlanda do Norte), Bader Maanhoff (Alemanha), ETA e GRAPO (Espanha), Brigadas Vermelhas (Itália), Sendero Luminoso (Peru), sem contar com as inúmeras organizações terroristas árabes anti-israelitas ou o apoio estatal directo de certos Estados às acções terroristas internacionais.

Geralmente, este tipo de violência cimenta-se e autojustifica-se em duas bases: a) A necessidade, na sua óptica, de modificação (pela subversão violenta) dos sistemas político-sociais vigentes nesses países, com o intuito do estabelecer uma nova ordem de relações sócio-económicas dentro dos mesmos (ex: destruir uma ordem económica capitalista e instaurar uma de cariz marxista); b) Lutar pela denominada autolibertação (autonomia político-administrativa) de determinadas zonas geográficas que se distinguem cultural e politicamente dentro das respectivas superestruturas nacionais. No entanto, outras motivações, mais generalistas e indefinidas como o anti-sionismo, o anti-imperialismo e outras, também servem de sustentáculo ideológico a estas políticas de terror e violência.

Milhares de vidas inocentes, alheias na maioria das vezes aos jogos políticos que estão na base deste tipo de violência, têm sido ceifadas por ataques à bomba, sabotagens várias de meios de transporte (especialmente aviões comerciais), tiroteios na via pública, etc., onde o desrespeito pela vida do próximo e pelos seus sentimentos é um emblema laudatório e não condenador. A coexistência entre o poder constituído e as organizações terroristas é aferida pela violência, ou seja, a capacidade de acção violenta assume-se directamente em relação ao maior ou menor poder das autoridades para a limitarem ou suprimirem. Como refere F. Hacker, nesta dinâmica confrontativa Poder-Terrorismo, a solução está nas mãos dos oponentes, pois, "Somente os respectivos detentores da violência (da capacidade de agir violentamente), e não os que não a podem utilizar, têm possibilidades de impedir a brutalidade mediante restrições e abstenção do emprego da violência"⁽⁹⁾. Está subjacente a esta opinião que a sociedade civil, por si só, não tem possibilidade de solucionar o problema, mas apenas a abstenção dos grupos terroristas ou a repressão pelo poder legalmente constituído. Esta constatação leva-nos, seguidamente, a uma breve focagem sobre a relação entre poder e violência, o seu uso por parte das autoridades, a problemática da Lei e da Autoridade.

A VIOLÊNCIA NA LEI E NA AUTORIDADE

a) A harmonia social

Os filósofos gregos antigos defendiam, em geral, que o cosmos, o Universo, é um todo bem ordenado onde cada coisa funciona exactamente na função para que foi criada, onde todos os seres são submetidos a leis regulares e inteligentes, uma ordem em que o singular não se pode realizar plenamente se estiver em confronto com ela.

Para estes pensadores (ex: Aristóteles), violência é, antes de tudo, uma ruptura dessa ordem cósmica, transcendente,



mas que se identifica nos pormenores mais comezinhos da vida humana, na vida social do próprio homem. Consideremos, então, a partir da premissa anterior, que, à imagem do cosmos e da natureza, as sociedades humanas deverão ser um corpo, um todo harmonioso, onde todos e cada um dos seus elementos estejam correctamente posicionados, em competências específicas, funções e retribuições, dentro dessa mesma sociedade.

O homem, como micro-cosmos, faz parte dessa gigantesca máquina que é todo o Universo e que tem uma determinada cadência funcional. Como perturba o homem a harmonia social? Precisamente na sua errada consciência, na ideia do desmedido, do abuso da sua própria liberdade e direitos quando, egoisticamente, fomenta e aplica medidas sociais injustas que suscitam reacções violentas, atropelando a liberdade e direitos alheios, entrando-se em disfunções individuais e colectivas e quebrando-se a harmonia funcional solidária que deve sempre existir nas sociedades humanas quando rouba, agride, viola, mata; quando se remete ao autismo social e se demite das suas obrigações sociais e humanitárias ... Como escreve F. Stirn, "O ambicioso quer sempre mais poder, o avarento sempre mais ouro, o luxurioso sempre mais prazer ..."⁽¹⁰⁾. É nesta ansia do desmedido, do excessivo em paixões e acções, que o ser humano quebra a harmonia social, incorrendo em transgressões ligeiras ou em crimes violentos e revoltantes.

b) Direito e Poder

É nestes parâmetros de actuação criminosa que a lei e as autoridades têm que intervir para suprimir, controlar e castigar as violências das acções humanas.

São as autoridades legitimamente (legalmente) constituídas como mantenedoras da ordem social (tribunais e polícias) que têm o poder, a possibilidade efectiva (a força - Polícia), ou a possibilidade jurídica (o Direito - os tribunais) de suspender e condenar a violência, respectivamente.

O poder de e sobre, como defende Mikel Dufrenne, está intimamente associado à posse dos meios e, singularmente, da força, ou seja, a força mede-se pelas próprias potencialidades, em si, dos tribunais e das polícias mas também pelas potencialidades dos outros sobre quem é exercida. Para Dufrenne o essencial não é o poder de, mas o poder sobre, de obrigar, de coagir, pela violência se necessário, um indivíduo ou um grupo que se encontre à margem da lei.

Como já acentuámos, é importante diferenciar dois níveis de poder: força e o Direito. Para o sociólogo e professor de direito, Henri Levy-Bruhl, "O direito subjectivo é a faculdade concedida a tal ou tal pessoa de realizar tal e tal acto."⁽¹¹⁾, sendo-lhe esta faculdade concedida por meio de regras, cujo conjunto constitui o Direito objectivo. Ora, como defende Stirn, pode-se ter o poder jurídico e não a possibilidade efectiva, e vice-versa, verificando-se uma complementaridade de acção entre os tribunais e as polícias.

A legitimação das acções repressivas jurídicas e policiais é assegurada pelo Direito, por normas legais, dando mesmo, em certos casos pontuais, cobertura à transformação da força em violência em prol da ordem pública, da segurança de pessoas e bens, o que é perfeitamente compreensível.

É com o objectivo de se evitar o exercício, por parte das autoridades, da violência desmesurada e gratuita, do abuso de autoridade, que o Direito consigna determinadas regras de actuação a tribunais e polícias nesta matéria, para que não se caia numa espécie de "zelo excessivo", como refere F. Fornari ao acentuar que podemos encontrar esta situação, por exemplo, num "... juiz que, algumas vezes, ao infligir uma pena por violência, pode tornar-se mais violento do que o culpado que quer punir. Encontramo-nos, então, perante o sadismo moral."⁽¹²⁾ Trata-se do antigo problema do equilíbrio, da harmonia consequente actopunição.

NOTAS

- (1) FORNARI, Franco, "Psicanálise e Violência", in A Violência dos Cristãos, pág. 9
- (2) MACEDO, Jorge B. de, "Violência", in Enciclopédia Polis, Vol. V, pág. 1524.
- (3) Idem, pág. 1524.
- (4) HACKER, Friedrich, Agressividade: a violência no mundo moderno, pág. 17.
- (5) ROUSSEAU, Jean Jacques, Discurso sobre a origem e os fundamentos da desigualdade entre os homens, pág. 71.
- (6) HACKER, F., Op. cit. pág. 18.
- (7) FORNARI, F., Op. cit. pág. 9.
- (8) FERNANDES, Evaristo Vicente, "Agressividade", in Enciclopédia Polis, pág. 189.
- (9) HACKER, F., Op. cit. pág. 18.
- (10) STIRN, François, Violência e Poder, pág. 19
- (11) Idem, pág. 46.
- (12) FORNARI, F., Op. cit. pág. 11
- (13) HACKER, F., Op. cit. pág. 18

Bibliografia

- FERNANDES, Evaristo Vicente, "Agressividade", in Enciclopédia Polis, Vol. I, págs. 189-193, Lisboa, verbo Editora.
- FORNARI, Franco, "Psicanálise e Violência", in A Violência dos Cristãos. AAVV, Lisboa, Edições Paulistas, 1978, 205 pág.
- HACKER, Friedrich, Agressividade: a violência do mundo moderno, Lisboa, Livraria Bertrand, 1972.
- MACEDO, Jorge Borges de, "Violência", in Enciclopédia Polis, Vol. V, pág. 1524, Lisboa, Editorial Verbo.
- MARTINS, Albertino dos Santos, A Violência no Mundo Moderno, Lisboa, Livraria Bertrand, 1978.
- SELOSSE, Jacques, A Violência dos Espectadores nos Estádios, Lisboa, Direcção-Geral dos Desportos, S/D, 20 pág.
- SOREL, Georges, De l'Utilité du Pramatisme, Paris, Librarie Marcel Rivière, 1921, 571 pág.
- STIRN, François, Violência e Poder, Lisboa, Ed. Inquérito, S/D, 103 pág.
- ROUSSEAU, Jean Jacques, Discurso Sobre a Origem e os Fundamentos da Desigualdade Entre os Homens, Porto, Livraria Athena, 1964, 149 pág.
- A.A.V.V., Violência na sociedade - Comunicações, (Colóquio), Lisboa, Ed. contexto, 1991, 136 pág.

**O homem, lobo de outro homem", expressão do filósofo inglês, do séc. XVII, Thomas Hobbes que advogava um Estado forte e autoritário para reprimir e controlar os instintos agressivos primários do homem.

**Termo empregue pelo psiquiatra e psicanalista suíço Carl Jung para denominar o conjunto dos processos psíquicos, conscientes e inconscientes, dentro da mente humana

*** Filósofo francês do séc. XVIII, que defendia que o homem, na sua essência, é naturalmente bom (o "Bom Selvagem") e que a vida em sociedade, com todos os problemas de propriedade privada daí advenientes, é que o torna agressivo e mau.

**** G. Sorel, pensador político francês (1847-1922), que justificou o uso da violência como força impulsionada da vida social e da história, tendo influenciado os totalitarismos marxista e fascista.

***** Um antigo provérbio chinês refere: "Uma imagem vale por mil palavras".

(a) Da Revista "Polícia Portuguesa"
Por António Clemente Guarda, Licenciado em História.



柏威

BESTWAY TRADING LTD.
MACAU

設計，安裝，維修，保養 Projecto, instalação, manutenção e reparação:

冷氣設備

Sistema de Ar Condicionado

電氣設備

Equipamentos eléctricos

通訊器材

Equipamentos de comunicação

緊急供電系統

Sistema de Fornecimento Eléctrico de Urgência

經營一切進出口業務

Comercio de Importação e Exportação

地址：澳門南灣街35號1A

Rua da Praia Grande 35, 1A

TEL: 562234 FAX: 592731

榮業建築工程公司

WING'S CONSTRUCTION & ENGINEERING CO.

鄧子榮

GABRIEL TANG

高甸玉街1號B-C地下 TEL: 572634

RUA GAGO COUTINHO NO. 1 B-C FAX: 302846

SAURUS

Customized
Fire and Rescue Vehicles for
Municipal and Military
Fire and Rescue Operations
Airport and Port
Fire and Rescue Operations



TCT TRADING SPECIALISTS

TRI-CONTINENTAL TRADING CO., LTD.
Av. Dr. Rodrigo Rodrigues
Nam Kwong Bldg. 8/FL.
Rm. 810 MACAU
Tel: (853) 710130 Fax: (853) 712827

SOCIEDADE DE TURISMO E DIVERSÕES DE MACAU (S.A.R.L.)

Sede: Hotel Lisboa, Nova Ala, 9º andar – Avenida de Lisboa – Macau • Caixa Postal 3036

• End. Telegráfico: SETEDEM MACAU

Telefones: 574266, 552236, 552237 • Fax: 562285, 590590 • Telex: 88781 STDMO OM

CASINOS

LISBOA – Conjunto Turístico Lisboa

• Tel: 375111

ORIENTAL – Hotel «Mandarin Oriental», 1º

• Tel: 564297

MACAU PALACE – Rua do Guimarães

• Tel: 346701

PELOTA BASCA – Estádio da Pelota Basca

• Tel: 726086

KINGSWAY – Rua Luís G. Gomes

• Tel: 701111

KAM PEK – Av. Alm. Ribeiro, 105 - 109

• Tel: 344805

TAIPA – Est. Alm. Marques Esparteiro, 2

• Tel: 831536

VITÓRIA – Hipódromo da Taipa

• Tel: 327568

HOTÉIS

LISBOA – Conjunto Turístico Lisboa

• Tel: 377666

ESTORIL – Av. de Sidónio Pais

• Tel : 710373

SINTRA – Av. de D. Loão IV

• Tel : 385111

AGÊNCIAS DE VIAGENS E TURISMO

STDM – Terminal Marítimo, P. Exterior

• Tel: 726416

ESTORIL – Hotel Lisboa, Nova Ala, r/c

• Tel: 710373

SINTRA – Av. da Amizade, Ed. Sintra

• Tel: 385111

«**AIR INDIA**» – Hotel Lisboa, Nova Ala, r/c

• Tel: 375068

DEPARTAMENTOS

NAVEGAÇÃO – Terminal Marítimo, P. Exterior

• Tels: Bilheteira – 7907039, 7907040;

Escritório – 726111

DRAGAGENS – Terminal Marítimo, P. Exterior

• Tel: 7907661

OBRAS – Hotel Lisboa, Ala Velha, 9º

• Tel: 317333

PESSOAL DOS CASINOS – Casino Lisboa, 2º

• Tel: 375111

SERVIÇOS DE VIAGENS – Conjunto Turístico

• Tel: 338615

SERVIÇOS DE BAGAGENS – Terminal Marítimo, P. Exterior

• Tel: 7907042, 7907052